

LONELINESS

孤独
FIREWORK

虞美人 著

花城出版社



广州寂
寞
烟花

虞美人 著
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广州寂寞烟花

虞美人著.

-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4. 5

ISBN 7-5360-4339-2

I. 广...

II. 虞...

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31473 号

责任编辑: 文 珍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东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印刷厂

(广州市滨江东路 500 号)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印 张 7.375 1 插页

字 数 135, 000 字

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8, 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360-4339-2/I·3475

定 价 1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序

我一直钟情于一种游走的生活方式，于是三年前，我如一根浮萍飘到广州——这美丽繁华的南国都市。

在喧嚣的车站，我如泡沫般被汹涌的人潮一再冲击。在一刹那的交叉后，每个人继续自己的轨迹。我和他们，互为陌生人。和这个城市，互为陌生人。

不久后，当我一步步走进这个“鸟”语花香的城市。这种感觉才如烟渐散，在云山珠水里，在新街旧巷里，在东山少爷西关小姐的笑容里，我找到一种熟悉的感觉。

这是个平民化的城市，务实，平和。它容纳树，花，小草，还有微尘。

这是一座旋转的城市，交错的道路似血管一样蜿蜒，经济的车流高速行驶。每一秒，你都可以听到它激进的脉搏。

它的休闲和紧张是如此和谐，它安静而狂野，就如



茶楼和迪吧，就如慢四和华尔兹。

我慢慢融入它的生活，朝九晚五，看日子如细沙般从手中漏过，看各种快乐在城市地图上飞舞，看某一角落里寂寞一寸寸成灰，只剩烟蒂的残骸。

我看到那些同样游走在他乡的灵魂。在旅途中演绎着许多故事和事故。经济时代，我看到物欲蛊惑着他们的眼睛，我看到荷尔蒙飞舞，情欲冲击着他们的下腹。现实轮流给他们注射着镇静剂和兴奋剂。

五湖四海、三教九流、生旦净丑，在这城市粉墨登场。有平凡，也有传奇。有善有恶，有阳光有阴影。有爱有恨有悲有喜。

我就这样游离在舞台周围，间或在某些剧中客串。当谢幕了，灯灭了，我以为一切会在梦醒后消失。但当我继续旅途时，我清楚地感觉到，某些情节就像砂子，它们长期蛰伏在我行走的鞋中，在我的胸口留下痛。

我只得用文字重新拼凑那些时光的碎片，哪怕它们有可能再次摔碎。

以此书献给所有为生活和爱奔波的人们。

虞美人

2004.4.17

1

2003年4月3日早晨，我从一个噩梦里醒来，感觉胸闷难忍，似乎一切都在酝酿着预谋着。那个梦仍然是考试，我仍然无法下笔，后来我从高楼坠下，那种失重的感觉，恐怖又绝望。

我摸摸心口，里面似乎还在敲鼓，好一阵才恢复正常鼓点。一缕阳光从阳台门缝里偷窥着室内，干燥而毫无生气，它扑在乔的大腿上，我看到一圈金色茸毛伴随着他的呼吸在微微起伏。

我下了床，点了一根烟，窗帘不厚，上面贴着摇曳的树影和斑驳的阳光，间或有一两只鸟飞过，像皮影戏。我从床边走向窗子，拉开窗帘，阳光哗地流进我的眼睑，让我有些措手不及，遮了遮眼。楼下已经有老人在早锻炼，或准备去天河公园，有女人买肠粉回家，有男人去喝早茶，有孩子背着书包跳跃着远去。他们的早晨是清新的，新鲜的。而我的早晨，似乎永远只是隔夜茶般淡然无味？我从窗子走向阳台，风太大，我只得折回来，在房子里来来回回走了一趟后我就烦了，这房子是那么小，还不如朱丽宽敞明净的厨房，或者，连她的浴



室都比不上。

乔木睡得很熟，刺眼的阳光压根儿影响不了他的睡眠，他的身体就像一座横放的大理石雕像。昨晚我们争吵后他照例睡另一间房，不知道后半夜怎么又溜了回来。此时他脸上竟浮现着一丝甜蜜的笑容，不知道在做什么美梦：是中彩票还是艳遇？这笑容竟让我十分生气，我觉得应该颠倒过来，做噩梦的应该是他。这样想着右脚的拖鞋便飞上床，给他的脸结结实实一个“吻”。他却只是哼了哼，居然没醒！

我只得亲自上阵，我将他摇醒时他十分恼火，嘴里咕嘟了一句，我一把将被子拉下来，将他只有一条裤衩的身体露出来。他立即弹了起来，接下来自然是争吵，这早已是家常便饭了，用乔的话说就是：争吵的频率远远大于做爱的频率。争吵过后我打电话给朱丽，说在天河城等她，然而她却说有几个师奶约了她打麻将，都上门了实在不好拒绝，明天再陪我。最后在电话里“波”了我一口。

我搁下话筒，乔冷冷地望着我：“羡慕了吧！也去做金丝鸟呀。”我一个睡袋甩给他。羡慕，就朱丽那位台湾糟老头？虽然西装革履扮少年，却还是一老大爷。当初我和西竹问她是否缺乏父爱。她却说：“年轻的正在奋斗，奋斗成功的都到了中年或老年。”西竹说：“你可以找个中年的呀。”我说：“就是，再过几年那老头都爬不上床了。”当时还住在石牌出租屋，刚做完

处女膜修补手术的朱丽“嗤”了一声：“我会找年轻一点的，他们不会找吗？那些臭男人正盯着在校小妹妹呢。”

我坐在她最初的蜗居里，看着她卧室里唯一的床和衣柜，看着她从合租公用的厨房里端出一碗补汤沉默不语。朱丽一口气喝完然后将碗摔到地上：“别了，这该死的破地方”。然后朱丽满不在乎地转过脸对我说：“没关系的啦？他死了老婆对我宠爱有加，即便哪天他蹬腿了我再找个小白脸不就得了。”朱丽的“啦”字拉得老长，广味十足。

后来去过朱丽二沙岛的二层香闺后，我才知道什么叫诱惑，那是真正的欧式风格豪宅，紫藤缠绕风景宜人，珠江繁华的灯火近在咫尺，夜游的船只闪耀着霓虹。那时穿着黛安芬睡衣的朱丽风情万种，她身材颀长，丰乳肥臀，以前微黑的皮肤已经被化妆品打理得十分白皙，像一尊象牙雕出的美女像。想着我班的部分女生已经变成了黄脸婆，在菜场为了几毛钱的青菜和菜贩“拉锯”，而朱丽却青春依旧，神态自若地在各专卖店刷卡买高档服装和化妆品，这不由不让人叹服金钱的魔力。

我说去岗顶吃日本料理。我说那里有间居酒屋弄了个肥猪做相扑士，全身上下只有一根布条儿，朱丽说算了那些小日本，还是去吃韩国烧烤。她套上宝姿连衣裙，戴着墨镜熟练地驾着法拉利，泊车时，香车美女自



然吸引众人眼球，那一刻，我万分失落。

饭间朱丽问我有什么打算，并递我一根绿摩尔。

“还这样同居吗？”她扬扬眉，喷口烟，在烟雾里斜睨着我，等我的回答。

这个问题当然是指我和乔的感情生活。

我说：“什么都没有结个大头鬼。”

朱丽说：“有合适的就别放过，我看乔不错。”ZIPPO吐着火焰伸到我面前，我却没有点烟，我睁大眼睛：“不错？”

朱丽说：“指不定将来画出《向日葵》呢。”

我喷口烟：“画个大饼充充饥还差不多。”

我一度喜欢诗歌，但现在我再也不愿写一个字。对我而言，不能换钱的东西似乎都在走向死亡。没有谁会饿着肚子想着风花雪月。

乔的绘画生涯似乎也时日无多，那些零乱的线条和狂放的颜料渲染的也只是一种绝望的情绪。

朱丽喝口酒：“现在大三大四女学生都在忙着‘相亲’，婚介所都被踏破门槛。漂亮MM一茬一茬像雨后春笋，竞争如此激烈，有花堪折终须折呀！——前天上网看同学录，我班那些女生已经过了结婚高峰期，到了生育高峰期，柳红还生了三胞胎呢，不过两年之后可能就是婚外恋高峰期了，哈哈。”

她一点重点没有地乱侃。并且这个“色”女郎一边和我说话一边向不远处的帅哥放电。

上次她和一个男人在花园酒店吃饭，却碰巧被老头撞见，她连忙打电话跟我说：“米米呀，我已经做好你男友的思想工作了，不要再闹了啊！”于是我很上道地跑过去将那位不相识的“男友”认领出来。

那个男人是骑马俱乐部的骑师，朱丽在骑马减肥时认识的，他们经常骑在同一匹马上在草场驰骋，曾经我问朱丽：“减肥效果如何？”朱丽回答说：“不错，那匹马瘦了十斤。”我说：“还好没骑成骆驼。”朱丽说：“什么意思？”我说：“骑塌了呗！”她便在那头咯咯大笑起来。

在我相继认领了健身教练和香薰店老板后，朱丽对我感恩戴德，经常以美食相邀。“你那位老师哥行吗？”我没好气地打消她的得意之气。我在朱丽宽大的软床上看到过自慰器。朱丽那时正烤着牛排，她头也没抬，只是扬扬眉：“对我来说人民币尖挺就行了，比男人那话儿重要。”然后对站在一旁穿着韩国民族服装的服务员说：“再来一盘羊排。”

朱丽似乎越来越现实，我望着她，眼前却浮现出1995年初次见她样子：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连衣裙，扎着高高的马尾辫，微黑的脸上带着羞涩的笑。作为迎新的代表，我带她办理了入学手续，再带她去了宿舍整理床铺，后来扫舞盲时又和西竹带她跳舞，西竹的舞跳得极棒，小蛮腰经常像水蛇一般扭动，在学校艺术团里颇有声名，朱丽当时对她羡慕不已，只恨自己没有她的



小巧柔韧。当然朱丽也有出风头的时候，文学社搞活动时，被冠上黑牡丹之名的她总会朗诵几首小诗，那时的朱丽，还是一位满脑子充满幻想的文学女青年，一心要做舒婷或杜拉斯。

我是在大二下学期和她同班的，和她睡上下铺。原因是两门专业课补考不及格。在得知物理、化学补考不及格后，我的眼皮就不停地跳，那天分析化学老师走进教室时别有用意地看了一下我，我的脸立即白了，眼皮不再跳心却似要蹦出胸口。

那位老师是位老处女，据说被男友抛弃后就不再相信爱情，一门心思搞科研，出了不少成果。又据说她的男友就是被一“异类”横刀夺爱，所谓恨屋及乌，这位女学究一向对猩红嘴唇金黄头发的学生横眉冷对，不幸的是我就是其中一个，并且有一次吸烟被她当场抓获。女学究拿起试卷正式宣判我的“死刑”，我跌跌撞撞走出教室，门在我身后发出惊天巨响。

直到现在，一旦我精神紧张，我就会梦到学校或考试，梦到对着试卷无法落笔，梦到铃声响了我的卷子上还是一片空白，最后在焦虑里醒来，就像今天早上。当然最后我会边摸额头边重重呼点气，将所有不安呼出来：是梦，学生时代确实他妈的已经过去了。

一向没有留级的我居然在大学里留级了，各种版本的谣言满天乱飞，比那年的校园樱花更惹人注目。小道消息在教室里、宿舍里、还有饭堂里传播着，主要的猜

测集中在情感方面，有说我失恋失意导致精神萎靡，有说我被人骗财骗色，更有甚者说我考试前期去堕胎因而影响了学业，体育课跑 800 米时差点昏倒。

天，我的早恋早就结束在高中时代，因为我泼辣的老妈将那个小男生骂得狗血淋头，到现在我对他的印象已经是一团模糊。而我之所以学业不理想，只是因为我是被抓的“壮丁”（没有报考那所学校），我讨厌那该死的化学。更不想去当什么老师。

看来不管是哪个朝代，不管社会进步到哪个阶段，不管受教育程度多高，女人的“八婆”天分是永远也不会被扼杀的。

异类被人歧视理所当然，但朱丽没有，以前同班现在高我一级的西竹也没有，当然还有付家伟，我青梅竹马的玩伴，当我告诉他我忘了在水里切白磷，燃烧生成的五氧化二磷分子将整个实验室变得硝烟弥漫时，他笑得前俯后仰，然后意味深长地望着我。

后来当我烦闷时，他便抱着吉它给我弹刚学的曲子，表演地点是学校后面的小树林里，我躺在吊床上，常常听着听着就睡着了。醒来时家伟总是静静地看着我，然后说：“不管多么不开心，你睡觉时总是面带微笑！”很难有人拒绝一个可以安安静静看你酣睡两个小时的男人，于是我们的情愫也燃烧起来生成了二硫酸化钾，即 KISS，他就成了我的第二任男友，如影随形地陪我走过大学时代。



直到现在，我都会经意不经意回味起那段美好时光。同时想，如果没有那次意外，我们一定仍然会口香糖般胶粘在一起。

乔自然就是第三位了，就是这个大清早被我拖鞋狂吻的家伙。他是位九流画家，闲暇时就拿苍蝇拍追杀苍蝇，然后将其尸横陈于纸上，再将其死态用画笔“移植”到纸上。我对他的画艺素来不屑，所以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他会如朱丽所说“画出向日葵”，如果真画出了，那也只能算是个他一度沉迷的网络游戏——“奇迹”。

所谓争吵就是在短时间内将许多话吐出来，然后长时间内没话说，这是我归结出的“战斗名言”。朝乔木扔过睡垫后，我和他就当彼此透明，我甚至涌起了持久战的念头，打算至少要做一周的缄口金人。

此时乔木穿着件沙滩裤，跷着二郎腿，懒洋洋吃着早点，翻看着报纸。我走近一看不由又怒火三丈，他在一家装潢公司干过一阵就失业了，现在居然还有心情看时事新闻。

“你说这萨达姆躲哪去了？美国大兵怎么就是找不着。”他还为此事开了金口！

我将求职广场那张扔到他面前，讽刺说：“找到工作后再找萨达姆吧！不然你可能饿死在他前面了。”

他腾地站了起来，说我伤害了他的骄傲。还是一脸认真的样子。

我嗤了一声说：“你还有骄傲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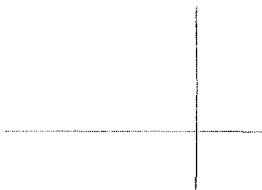
他就扑了过来，躲避中我将他的颜料打翻，地上立即五彩斑斓，接着我狠力将他一推，他后退时将桌子撞倒，他刚做的陶罐碎了一地。后来他将我牢牢扣在床上，我踢不动，就咬住了他压迫过来的嘴，一缕血丝流了下来，他立即像一头见红的西班牙斗牛，野蛮地扯我的衣服。

我一动不动放弃挣扎，只冷冷地说：“你除了在体力方面强过女人你还有什么？”

这是致命的一击，他立即痿掉了，缠着我的蟒蛇般的手臂立即变成了草绳。最后他甩甩头，拉过外套，然后我听到客厅的门被拉开，再呼地关上了，就像1996年我身后的那扇门，预示着人生的某一段落：game over!。

十分钟后我已经由战争状态恢复平静，想着自己最近情绪总是失控，不由生出一丝悔意：刚才对乔确实有些过分了。门铃响起时我从床上弹了起来，开了门，不是乔木，却是董西竹，一张小巧的瓜子脸给长发包着，只剩下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，含羞草般的睫毛上似乎还有点清露。看她身后大包小包，我问她怎么了，她就立即成了红眼睛兔子。

“暂时在你这住一阵好不好。我失恋了。”



2

上班挤公共汽车是我最厌倦的时候。269路车里空气浑浊，里面充斥着各种体味。所有的人都面无表情，脸或左或右地望着窗外这个熟悉又陌生的美丽城市。开始新一天在它怀里的拼搏。

是的，从一大早开始，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就充满了汗味。

报站器先用粤语后用普通话报站，如果是在地铁，还会有一遍英文，讲给洋鬼子们听的。1999年初到广州时，我在“鸟语”里茫然若失，开了电视也发现自己是个聋子，本地节目居然都不是亲爱的普通话！我常盯着主持人那只大鸟发呆，把“我纹（找）你纹得好辛苦”听成“我吻你吻得好幸福”，这样过了半年我才彻底适应，现在也时常鹦鹉学舌般“刚”两句。而在最初不短的求职生涯里，语言就像第一道城墙将我拒之于这个城市之外，让我望城兴叹。

各类建筑依次在车窗外出现，好又多，华景新城，暨大师大，电脑城……我对它们熟视无睹。只有中信高高耸立在城市上空，就像这个城市的雄性特征，让你每

天不得不仰望。在那里，几乎出入着这个城市最优秀的老板和金领一族。美国 9.11 事件之后，对于朱丽的满世界乱飞，我总是说：“小心被劫机撞中信！”朱丽仰头：你就爱吃酸葡萄。是的，我吃所有过着优越生活人的酸葡萄！并梦想着有朝一日也给别人酸葡萄吃，而且是让人酸得倒牙皱眉的那种。

当然，我也知道种出那样的葡萄要付出多大的努力，并且还得要靠一定的运气。

我忽然想起了老米，若干年前老米对我说：“这个世界是男人的世界。”至于为什么，他刚对我说：“女人天性狭小，喜欢斤斤计较扯皮拉筋，将时间精力浪费在那些琐碎小事上，另外还有她们天生的依赖性，她们喜欢将幸福寄托在男人身上。”

老米同志在说这话时摇头晃脑，一副哲学家的样子，事实上他只是个不成功的药材商人，在我的印象里，家里总是飘着浓浓的中药味，那是给米嫂熬的，米嫂的身体一直不好。至于我，由于是早产身体虚，童年有颇长一段时间“泡”在药酒里，这可能跟我现在酒桌上的应酬自如有一定的关系。对了，老米是我爸。

他属于八十年代初第一批下海的人群，现在大部分“水手”已经拥有豪宅名车，就像这座城市中所有的富人。这些佼佼者已将家搬了几个来回甚至国外，如我已成富翁的舅伯，已经搬去了玉林（那有个药材市场），并且在风景宜人的桂林也有别墅，他在桂林的家是栋六



层楼房，地皮是自己买的，交通便利，至于里面的装修则极尽奢华之能事。

老米同志却差点被淹死，越到老他越是相信命运，他说我们米家世代经商，但总是有天灾人祸，他一副神秘的表情，似乎在说失败是可以遗传的。他甚至学会了用塔罗牌算命：他的那批货本来是可以赚钱的，但是集装箱却发错了地方，等药材到时市场需求已经饱和，他亏了并且一发不可收拾。但他没有气馁，做小工，卖早点，后来借了一笔高利贷和朋友合作，但那人拿了钱就玩人间蒸发。于是那年春节我家的门被呼地踢开，一群凶神恶煞的人冲了进来，匕首在灯下熠熠发光。

一向强悍的米嫂呆若木鸡，年轻气盛的北北操起了家伙，只有老米说不关他们的事，有事找我，然后说你们如果一冲动做了我那笔钱就永远没人还了，而且出了人命对你们也没有好处。直到今天，我都对老米的冷静佩服不止。

在我和乔多次争吵后我都感到遗憾：我为什么没有遗传到老米这一点？如果遗传了，我的生活极有可能会是另一种样子了。

老米冷静的结果是避免了一场打斗。接下来隆重登场的是我的小脚外婆，她急颠颠赶到桂林，在儿子面前要以头撞墙，才弄来钱填平了所有债务。再后来，老米便跟在了舅伯旗下，经常会在一些山区出没，向药农买货。